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对接 欧盟投资计划探析*

龚秀国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的最新进展及对接现状,运用 SWOT 分析方法,从中欧各自优势及劣势、合作机遇与面临挑战等视角考察了中欧双方发展战略有效对接的经济基础、可行性及合作领域。本文认为,欧盟拥有成熟技术与品牌优势,中国拥有雄厚资金与市场优势,中欧双方可以通过国际产业产能合作、国际金融合作以及双向投资与贸易自由化等途径实现中欧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中国应以中欧国际金融合作为先导,扩大人民币在中欧合作项目中的使用,选择以点带面的重点国家与重点行业作为合作突破口,积极推进中欧国际产业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以及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及资源能源等。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欧盟投资计划 有效对接 SWOT 分析

一 导论

2015 年 9 月 28 日,在中欧建交 40 周年之际,第五次中国-欧盟经贸高层对话在北京成功举行,双方达成以下三项共识或成果:一是中方宣布向初期预计投资总额为 3150 亿欧元的“欧盟投资计划”(EU Investment Plan)进行投资,中国随之成为第一个宣布向欧盟投资计划投资的非欧盟国家,从而正式启动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的战略性对接;二是中欧同意建立一个“联合工作组”(Joint Working

* 本文为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四川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投资计划的对接情况和最新进展研究”(scueu_gby2015-4)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专家的细致评审及中肯建议,文责自负。

Group)以推进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工作组成员由来自中国丝路基金、国家发改委、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投资银行的专家组成;三是双方着力探讨建立一个“中欧合作基金”(Sino-European Cooperation Fund)的模式与架构。^①

显然,这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的主题即是从战略高度推进中欧双向投资与双向贸易便利化,双方初步规划了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有效对接并能实现中欧互利共赢的合作途径与合作领域,尤其是在双方重点关注的投资协定谈判、投资合作、互联互通、国际产能合作、数字经济与网络安全、清洁能源与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等重要议题上进行了广泛交流与深入沟通。

然而,不论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还是欧盟投资计划,它们都是在最近两年内由中欧官方各自独立提出的崭新议题,并且仍然处于不断充实内容和逐步更新完善的过程中。正因为如此,国内外现存相关研究文献十分有限,屈指可数的相关著述也基本上只重点关注中欧经贸合作中的一些具体事务或者具体问题,尚缺乏从战略高度把“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有效结合起来或者直接针对双方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进行系统完整且深入细致的研究。

米娜斯科瓦(Eva Minarcikova)基于中国与欧盟内部共同存在的地区间差异大与发展不平衡问题,探讨并指出中国与欧盟在各自内部区域政策上具有重大的合作潜力及相互学习机会。^② 本文关注重心并非中国-欧盟共同面临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而是在相关产业实力日益接近的背景下基于中欧双方优势互补或者取长补短的视角来探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对接的机遇及挑战。

施特根(Karen Stegen)和库什尼尔(Julia Kuszniir)专门分析了欧盟、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大国针对里海石油天然气资源、基础设施以及地区影响力的“新的大国博弈”。她们认为,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俄罗斯影响力将持续下降,欧盟可望获取阿塞拜疆的资源,美国可继续维持商业介入与战略介入的影响力,而中国和里海国家将成为大赢家。显而易见,即便可能存在美国等其他大国的干扰,中国与欧盟在里海乃至整个中亚地区资源能源开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仍是巨大的。^③

李罡探讨了欧盟投资计划与中国企业的机遇问题。他认为,欧盟投资计划不仅将激发中国企业赴欧投资潜力,促进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与发挥产业优势,以及为中国中

^① Thibault Heuzé, “The European Investment Plan: Main Features and Possible Synergies with OBOR Initiative”, EU-China Public Lectures, Deleg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hina, Chengdu, 2016.

^② Eva Minarcikova, “EU-China Cooperation on Regional Policy”, *Perspectives in Science*, 10 December 2015.

^③ Karen Stegen and Julia Kuszniir, “Outcomes and Strategies in the ‘New Great Game’: China and the Caspian States Emerge as Winners”,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Vol. 6, No.2, 2015, pp.91-106.

小企业赴欧投资创造机会,而且对在经济增长“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也具有借鉴意义。但文章未从战略层面把欧盟投资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结合起来进行深入探讨。^①

盖琳分析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欧盟投资计划的互补性,认为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角度来看,中欧关系不像中美关系那样具有比较激烈的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利益竞争,中欧完全有条件实现良好的、更加紧密的强强合作关系,中欧这种合作关系既可以弥补中美合作关系的某些不足,又可以减少中国在某些合作领域对美国产生的过分依赖。在经济层面上,作为双方现阶段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适应性,中欧经贸合作前景非常广阔。^②

最近,欧盟驻华代表团经济与金融处厄泽(Thibault Heuzé)参赞在中国的一次公开讲座中强调,欧盟投资计划实际上是欧盟委员会倡导的、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旗鼓相当的、旨在促进欧盟就业、经济增长与投资的主导发展战略(Flagship Initiative)。他重点分析了欧盟投资计划作为欧盟现阶段主导发展战略的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建立由欧盟委员会预算与欧洲投资银行(EIB)集团共同出资的“欧盟战略投资基金”(European Fund for Strategic Investments);二是致力于对欧盟未来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行业领域进行投资(主要是通过基础设施与创新窗口);三是扶持有助于解决市场失灵和滋生次优投资现象的项目(主要是通过中小企业窗口)。此外,他还详细阐述了欧盟诸多致力于消除招商引资实际障碍以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的具体措施与行动方案,其中既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导的能源联盟(Energy Union)、资本市场联盟(Capital Markets Union)、数字统一市场策略(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循环经济计划(Circular Economy Package)等具体方案,又包括欧盟委员会倡议而由成员国自己主导的旨在消除欧盟内部国别障碍和提升竞争力的国内结构性改革方案。尤为重要的是,厄泽先生从欧盟角度明确指出,2015 年中欧第五次经贸高层对话达成的三项成果无疑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顺利对接的良好开端,并为二者深入对接与实质对接奠定了重要基础。^③

欧盟智库 TAC Economics 的执行总裁、经济学家阿波泰克尔(Thierry Apoteker)^④进一步从宏观经济理论以及针对中国与欧盟的实证研究角度分析探讨了公共投资在

① 李罡:“容克计划与中国机遇”,《国际贸易》2015 年第 8 期,第 41-48 页。

② 盖琳:“‘一带一路’与欧盟投资计划合作前景广阔”,《经济参考报》2015 年 3 月 27 日。

③ Thibault Heuzé, “The European Investment Plan: Main Features and Possible Synergies with OBOR Initiative”.

④ Thierry Apoteker, “Public Investment as a Tool for Cyclical Management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Leveraging Private Investment to Improve Policy Efficiency”, EU Public Lecture Series in China, Beijing & Chengdu, June 13 - 14, 2016.

经济周期管理与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作为一个政策工具,公共投资在中长期对中国与欧盟都具有明显的撬动私有投资的“撬动效应”(Crowding-in Effects),而当公共投资效率高、经济增长低于潜在水平且公共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领域时,这种撬动效应尤其明显。阿波泰克尔的研究发现,中欧双方在公共投资方面存在不同的宏观约束(Macro Constraints):一方面,欧盟经济自金融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以来长期停滞不前,尽管利率极低甚至为负,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仍然持续下降,因此,激励国内投资与国际投资的欧盟投资计划,以及供给侧改革与产业再造升级应运而生;另一方面,中国在国内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产能过剩的压力明显,“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全面小康、产业升级与城镇化,以及在国际领域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等,要求中国改善城镇基础设施水平,并建成高度发达且互联互通的功能体系,尤其是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体系、能源体系与水资源安全体系。在对中欧应用公私合作模式(PPP)的行业领域及营运状况进行充分、详细的比较研究后,阿波泰克尔教授发现,中欧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特别是在双方拥有共同利益或者双向影响的“互联互通”领域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西南片区主席尼特哈默尔(Robin Niethammer)则从来华投资合作的欧盟企业角度,分析了欧盟企业在中国西南地区特别是重庆与成都所面临的巨大投资机会,如在成渝地区的欧盟企业大受欢迎、新建国家级投资开发区、南北联通现代丝绸之路以及发达而高速增长成渝地区经济带来的机遇等。同时,他也指出了诸如西南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较多,企业投资、研究与开发热情锐减,以及企业盈利预期大幅下滑等不利投资环境的问题。^①

显而易见,作为当今欧盟的主导发展战略,欧盟投资计划主要是在欧盟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的背景下,通过小额公共资金(欧盟委员会预算资金和欧洲投资银行公共资源)来提高私人投资的风险承受能力,撬动和吸引相关产业私人及相关成员国政府的高额投资,从而振兴欧盟实体经济、促进经济与就业增长,重点涉及基础设施、新能源、信息技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或战略性产业。

与此相对应,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因势利导推出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基本构想是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亚洲为中心,以经济发达的欧盟与极具活力的中国及东亚经济圈为两翼,重点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或“互联互通”)、资源能源合作以及产能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接发展战略、发展政策与区域合

^① Robin Niethammer,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Southwest China—Especially Chengdu and Chongqing”,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Southwest Chapter*,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2016.

作机制,进而实现亚洲与欧洲的互利共赢、共享繁荣。

事实上,“一带一路”沿线涵盖亚洲和欧洲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口规模接近 44 亿,经济规模达 21 万亿美元,在全球占比分别为 63%和 29%;^①而且,“一带一路”倡议以经贸往来、人文交流和政治互信为主线,合作内容丰富广泛,既包含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包括多边区域合作机制,还有经济走廊建设、经济开发区、互联互通、人文交流、跨国运输线、国际金融合作等等。

因此,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的成功对接,不仅可以助力重振停滞不前的欧盟经济并深化中欧经贸合作关系,还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产业产能合作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这无疑是中欧从战略上建立更紧密的互利共赢合作关系的坚实基础。

有鉴于此,本文拟抛砖引玉,在分析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对接的现状 & 最新进展的基础上,密切结合当今国际政治特别是国际经济形势发展演变的大趋势,利用 SWOT 分析方法,即通过对“Strengths”(优势)、“Weaknesses”(劣势)、“Opportunities”(机遇)与“Threats”(挑战)等层面的分析,更多地从中国视角来系统厘清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有效对接的经济基础、可行性与行业领域,以此探讨实现中欧发展战略有效对接的行业机遇、现实挑战与政策建议。

二 “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有效对接的 SWOT 分析

(一) 中国与欧盟发展战略对接的优势与劣势

目前,全球制造业正在形成四级梯队的发展格局:^②第一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其作为世界领头羊,领导全球制造业的发展方向;第二梯队是高端制造,包括以德国、英国、法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以及日本等国,它们在不少领域遥遥领先,但也面临着来自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的竞争压力,因为这些后发国家有望通过技术、资本和人才积累以及产业升级换代进入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是中低端制造领域,主要包括全球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现阶段基本上处于第三梯队阵列,这在短期内难有根本性改观;第四梯队主要是资源、能源输出国,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从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角度来看,作为后发国家典型代表的中国与作为老牌发达

^① 盖琳:“‘一带一路’与欧盟投资计划合作前景广阔”。

^② 陈建萍:“唯有制造强国才能变身世界强国”,《人民政协报》2015 年 11 月 17 日。

国家的欧盟在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上的优势及劣势均十分明显,互补性强。一方面,作为近代世界工业革命与工业文明的发源地,欧盟的最大优势在于其长期积累的先进技术以及全球知名品牌,但与欧盟高品质工业制成品紧密相伴的便是其高昂价格,所以在以中低收入为主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其国际竞争力就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作为全球最大新兴市场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最大优势在于熟练且价格便宜的丰富人力资源以及日益富裕且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工业制成品品质优价廉,性价比高,可满足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中等收入家庭^①以及收入偏低的亚洲、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实际上,多年以来,欧盟本身就是中国产品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海外技术来源地;与此同时,中国也是欧盟最大的海外进口来源地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

从经济增长与发展战略角度来看,欧盟投资计划出台的大背景即是欧盟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后续影响,特别是在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下,经济复苏乏力,增长停滞不前,企业投资大幅萎缩,失业严重,因此急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与外部资金补充输血,尤其欢迎那些能够助力欧盟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外国公司来欧盟投资合作;与此相对,中国现阶段也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既拥有名列全球第一的 3.33 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②以及超过 40%的居民储蓄率和较为充裕的来自社会层面的资本,同时又处在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产业结构优化转型的阵痛之中,中国企业也迫切需要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和更充分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来反哺国内经济。

因此,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成功对接及有效对接的中欧经贸合作,不仅可以提供促进欧盟经济向更高端产业转型升级所急需的外部资金来源,^③助力欧盟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与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欧盟经济与就业增长,还可以同时帮助中国以较为快捷的方式获得欧盟一些比较成熟的先进技术及国际知名品牌,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中国经济和中国对外贸易实现较快速的转型升级。

(二)“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有效对接的机遇分析

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大规模走进欧盟国家提供了战略性规划与方向性指导,欧盟投资计划又将通过消除障碍、改善环境和创造机会欢迎中国企业更多地投资于欧盟实体经济。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有效对接将为双

^① 比如在美国,一个典型家庭有三分之二或者近 80%的消费品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

^② 中国外汇储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2015 年年底之“统计数据”。

^③ 欧盟目前可以选择从美国获得美元资金支持,但与已经开始进入升值通道的美元融资成本相比,相对疲软的人民币融资成本要低得多。

方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机会。

笔者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对接欧盟投资计划的重大机遇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1) 中欧国际产业强强合作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近期发布的《2015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的主导力量: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9.4%上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亚洲第一,而日本则从2000年的25.5%下降至2014年的7.7%;以高铁、核电和卫星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端科技产品深受亚洲各国欢迎,其国际影响力也与日俱增,^①从而为中欧双方在相关行业领域开展强强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事实上,作为全球最大新兴市场与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持续不断的创新和突破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与认可,特别是在作为制造业核心和脊梁的装备制造业领域,我国部分产业国际竞争优势已显著增强,与欧盟等发达国家先进水平也日益接近;^②中国2010年研制出世界上最高时速38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CRH380A,2013年研制成功大型全自动冲压装备,2014年支线飞机ARJ21取得型号合格证,大型客机C919也于2015年11月2日正式下线;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蛟龙”载人深潜器、百万吨级乙烯装置关键设备、年产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装置、高速龙门五轴加工中心、4000吨级履带起重机等重大技术装备取得重大突破,百万千瓦级超临界火电机组、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百万千瓦级水电机组、百万伏级特高压交流输电设备、±80万伏级高压直流输电设备等大型成套电力装备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③

因此,与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占据优势的欧盟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不仅可以实现中欧优势互补,巩固和深化中欧经贸合作的既有成果,还可以通过着眼于全球价值链与产能输出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实现中国与欧盟相关产业产能的大规模输出,从而既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又有利于欧盟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目前,中欧双方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深度合作已经成功开启:根据2015年6月30日中法在巴黎发表的《中法两国深化民用核能合作的联合声明》,双方将在现有良

^① 俞懿春、席来旺、刘军国:“中国在亚洲出口产品迈向高端”,《人民日报》2016年1月3日。

^② 现代国际经济学理论与世界经济现状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经济合作更多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之间,而不是发展状况迥异的国家之间,这与传统的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比较优势理论”明显不同。

^③ “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成绩单’”,《人民政协报》2015年11月17日。

好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与密切核能领域的中长期合作,积极分享经验与合作开发英国等第三方市场,进而产生和发挥巨大的合作共赢效应;^①显而易见,联合声明的核心就是促进中国具有性价比优势和建造技术优势的“中国核电”与法国具有成熟技术优势且安全可靠的“法国核芯”的通力合作。

此后不久,中法核能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便取得第一个重大成果,这就是2015年12月中法企业成功斩获英国欣克利角C项目:该核电项目采用法国EPR技术和“法国核芯”,总投资预计达到180亿英镑,中方企业承担60亿英镑投资并持有该项目33.5%股权。在后续的塞兹韦尔C项目中,英国将继续建设两台法国EPR机组,中方企业将认购该项目20%股权;当然,目前最受中方重视的是布拉德韦尔B项目,中方企业将取得此项目66.5%的控股权,并拟定采用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从而使中国核电装备首次顺利进入英国。^②

在中法核电合作基础上,中英核电合作项目有望成为中国核电走出去的标杆工程,如果“华龙一号”能够最终成功落地英国,这无疑将增强亚洲等新兴市场国家对“华龙一号”核电技术的信心,进一步拓宽中国核电的海外市场。

鉴于中国在以高铁、核电和卫星等为代表的高端科技产业领域国际竞争力的快速提升,中欧双方还存在许多重大的产业合作机遇,特别是在中法之间、中德之间和中英之间的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之中:一方面,为了从全球“制造大国”迅速跻身世界“制造强国”之列,中国因势利导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明确了产业发展十大重点领域,以彻底解决“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基础配套能力不足”等产业发展“卡脖子”问题;^③另一方面,以德国、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欧盟发达国家相继推出“德国工业4.0”、“英国制造2050”和“新工业法国”等计划,力图通过推动中高端制造业回流以及加强全球产业布局调整,来巩固和保持自己在高端制造领域的优势地位。因此,中欧双方实现并扩大国际产能合作便有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宏伟蓝图与坚实基础。

当然,中国-欧盟实现和扩大国际产业合作的重大机遇不会仅仅局限于上述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双方合作机遇可能更多也更突出地体现在促进“一带一路”与欧盟实现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实际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中之重便是促进亚洲与欧洲最终能够实现互联互通,这不仅包括构建泛欧交通网络、中欧陆海快线以及新欧亚大陆桥等主要基础设施,而且包括改进和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交通、通信等重要基础设施,以及建设中国“互联网+”、欧洲单一数字市场和欧洲

① 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7/02/c_1115787971.htm, 2016年4月3日访问。

② 张滨阳:“中法企业将合建英国大型核电站”,《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10月22日。

③ 陈建萍:“唯有制造强国才能变身世界强国”,《人民政协报》2015年11月17日。

智慧城市等等。

此外,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和资源能源净进口国,中国-欧盟实现并扩大产业合作的另一重要领域是共同开发亚洲广大地区甚至非洲、拉丁美洲等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和能源。事实上,亚洲国家特别是西亚、南亚以及中亚地区资源能源蕴藏丰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政治动荡与社会动荡此起彼伏,尽管它们与欧盟国家在政治上与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些国家大多数在历史上曾被欧洲列强长期殖民奴役的惨痛经历使它们并不完全信任欧盟,而作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与全球新兴市场的典型代表,中国已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互利共赢”的经济外交与“睦邻富邻”的和平外交较为成功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树立了新兴大国的崭新形象;笔者认为,中欧双方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产业优势与经济优势,以及各自在亚洲国家拥有的人文、政治和外交优势,通过先进的国际产业合作更好地切入和参与当地经济振兴与资源开发当中,特别是在诸如施特根和库什尼爾所重点关注的里海沿岸国家乃至整个中亚地区资源能源开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之中。^①

归根结底,中欧国际产业强强合作能够产生的最大机遇,就在于欧盟成熟的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与中国的资本和制造优势的深度融合,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以及产业产能输出(Industrial Capacity Export)角度实现中欧优势互补和进行深度合作,共同拓展和开发欣欣向荣的亚洲及欧洲市场。

(2) 中欧国际金融合作

中欧国际金融合作是中欧国际产业合作的自然延伸和必要保障,特别是在合作的起步阶段,中国可以通过中欧国际金融合作为中方企业保驾护航,并提供市场信息与财务咨询等相关服务,助力中国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和海外业务。

众所周知,在当今国际交易信息不对称的前提条件下,刚刚成规模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往往缺乏国际化经营背景下鉴识风险并管理风险的能力,尤其是对相关项目风险及可行性评估认识不足,进而造成巨大的风险损失;而在项目风险评估以及可行性分析等方面,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等历史悠久的欧盟国家银行等金融机构不仅拥有非常广泛的资讯收集渠道与网络,而且拥有非常成熟的风险评估方法与专业经验,能够对企业国际业务提供比较及时中肯的市场信息与财务咨询服务,帮助公司企业更有效地开展国际化经营与直接投资实践。因此,除国际产业产能合作之外,中欧双方在国际金融领域也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巨大的合作潜力。

^① Karen Stegen and Julia Kusznir, "Outcomes and Strategies in the 'New Great Game': China and the Caspian States Emerge as Winners", pp.91-106.

一方面,中方可以凭借资本优势,通过直接参股在欧洲有影响的欧盟国家银行等金融机构来扩大中欧国际金融合作,这可能是现阶段中方最为有效的学习与合作手段,在条件成熟时甚至可以考虑直接并购。目前,中国参股欧盟有影响的地区开发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已取得突破性进展:2015年12月14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理事会通过决议接纳中国以非借款成员国身份加入,以助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等发展战略的对接。作为欧洲地区最重要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之一,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主要业务覆盖中东欧、地中海东部和南部以及中亚等地区,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可与该行在借款成员国开展项目和融资合作。中国在成为该行成员后,能够积极参与该行事务,加强与该行及其成员在经验分享、联合融资和发展援助等领域的合作。

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以积极争取和吸引欧盟国家直接参股或者直接聘用欧盟高端金融人才加入中国面向国际合作的中资银行等金融机构,从而借鉴和引进欧盟在金融领域的高端智力资源以及先进管理经验与方法。这方面最成功的典型案例即是2015年12月25日,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盟主要成员国与韩国、印度、俄罗斯、巴基斯坦、东盟十国等亚洲国家一起正式成为中国主导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共同创始国,从而助力建设和实现亚洲地区乃至欧洲地区的互联互通,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要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此外,为了方便中欧产业合作项目的多渠道融资,中国与欧盟国家还可以组建类似中国与法国已经成立的“中法共同基金”式的“共同基金”,为双方在第三方市场开展产业投资等国际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中国政府设立的“丝路基金”也将为中国与欧盟国家在第三方市场开展产业产能合作的融资需求提供有力保障。

(3) 中欧双向投资与贸易自由化合作

鉴于国际产业合作需要在更广泛区域内甚至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中欧双方需要从战略高度进一步提升双向投资及双向贸易的自由化水平,这既可以深度激发“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欧盟投资计划等发展战略的活力与机会,也可以应对美国作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所主导的所谓“再工业化”战略及其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重新布局与调整。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世界经济长期萎靡不振以及紧随其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双重打击下,欧盟经济停滞不前,私人投资大幅萎缩,社会失业严重,不少欧盟企业、欧盟国家银行与知名品牌也因长期财务及经营困境而濒临破产倒闭边缘,在欧盟因债务缠身而爱莫能助的背景下不

得不寻求从外部补充资本特别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注入与输血。实际上,这为近年来已经开始大规模走出国门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中国公司企业直接投资欧盟提供了机遇。

然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迄今为止仍旧处于早期的文本磋商阶段,^①与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已顺利进入实质性的交换“负面清单”的出价阶段形成鲜明对比;这无形中增加了中资企业来欧盟进行直接投资特别是并购欧盟企业的政策性风险或者“国别风险”,进而遏制一些实力雄厚、资本充裕的中资企业参与欧盟投资计划的积极性,使其望而却步。

正因为如此,最近的第五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明确指出,中欧双方将从战略高度推进双向投资,便利双向贸易,并希冀签署双边投资协定(BIT),从而为促进中欧双方在国际产业产能的强强合作以及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务实合作清除最后的制度性障碍,以进一步和充分释放“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欧盟投资计划等发展战略的巨大潜力与投资机会。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有效对接的挑战分析

客观来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有效对接在为中欧双方创造巨大投资与合作机会的同时,也会面临种种内部和外部挑战。简而言之,中欧开展战略性经济贸易合作可能会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1) 欧盟决策机制的复杂性

欧盟不是统一的主权国家,而是由欧洲 28 个主权国家组成的一个联合体。因此,欧盟的决策常常需要内部所有(28 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尤其是在重大问题上。欧盟决策的复杂性使其在很多重要时刻需要做出关键决策时效率较低:比如,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并开始传染和扩散的关键时刻,欧盟内部就因存在“救”与“不救”的重大分歧迟迟不能做出决断,进而拖累了整个欧盟经济。

显而易见,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有效对接过程中,中欧双方充分的政策沟通是双方发展战略成功对接的重要保障,亚欧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是中欧合作的优先领域,中欧产业产能合作则是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然而,尽管欧盟名义上拥有统一的贸易政策、投资政策以及共同外交政策,但由于欧盟拥有多个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又参差不齐,因此,表现在对华经贸关系中的各成员国利益诉求可能

^① 值得庆幸的是,在最近即 2016 年 1 月 13 日刚刚结束的新一轮中欧双边投资协议(BIT)谈判中,双方已经就文本框架达成一致,下一步将进入具体的文本磋商阶段。

常常难以有效平衡或者获得充分协调。^①由此可见,欧盟在短期内甚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形成统一的对华贸易政策并与中国达成双向投资自由化及贸易自由化协定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2) 欧盟内部政治派别林立以及工会势力影响大

欧盟实际上是一个由众多民族国家组成的松散邦联,政治多元化是其典型的特征:在欧盟层面,支持进一步一体化与反对深化一体化的政治势力共存,在各成员国内部也有左、中、右等诸多政治力量。比如,2016年5月12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投票通过一项非立法性决议,要求欧盟委员会否决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尽管该决议只是一份态度宣示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其政治指向十分明显。而且,在即将到来的2016年6月23日,英国又将进行举世瞩目的“脱离欧盟”公投,这无疑将对英国与欧盟关系以及包括欧盟对华关系在内的整个欧盟对外关系(甚至可能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影响;特别是在当今欧洲经济不景气与失业严重时期,“老欧洲”政治右倾化趋势比较明显,也较容易滋生极端民族主义以及“欧洲中心论”,进而在经贸领域排斥包括中国产品在内的极富竞争力的外国产品以及侨居欧盟的外国移民,在投资领域反对实力强大的外国公司并购欧洲知名企业或者知名品牌,以及在政治领域利用欧盟内部议事规则限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对欧盟规则产生的所谓“干扰”,^②等等。

此外,西欧社会民主思想在欧盟国家乃至整个欧洲都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其对立法与政治运动的影响力不容小视。其中,欧盟成员国内部各类工会团体对相关国家的外国投资政策乃至整个欧盟的贸易政策等的影响力尤其值得关注:据报道,德国最大工会——“五金工会”已致信德国联邦经济部,要求德国政府放弃采购中国制造高速铁路列车而使用德国西门子制造的列车,因为采购中国列车可能导致德国大量工人面临失业。^③

(3) 来自美国的阻挠或干涉

长期以来,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传统盟友与主要盟友,欧盟在重大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事务中一直唯美国马首是瞻,也乐于坐享其成。但是,伴随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蔓延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美国、欧盟以及日本一同陷

^①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事实上,欧盟一些小国不可能像英国、法国、德国等大国一样从对华军售解禁中获得较大的经济与商业利益,因此常常以对华军售可能造成所谓“人权灾难”等借口极力阻挠军售解禁;正因为如此,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迄今为止还没有解除自1989年开始实施但早已过时的对华军售禁令。

^② 刘作奎:《欧洲与“一带一路”倡议:回应与风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③ “德最大工会致信政府:不要买中国列车 或致德工人失业”,《环球时报》2015年11月5日。

入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不仅如此,欧盟紧随其后还进一步陷入“主权债务危机”而难以自拔。在此背景下,欧盟加强并深化与自己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近年来已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经贸合作,显然符合其摆脱危机、促进经济复苏的战略目标。这无疑是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不顾美国反对决然加入中国主导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根本原因,也是构成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能够顺利对接的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

不过,作为现行国际经济与货币金融体系的守成大国,美国极为警惕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也不会乐见中国与欧盟从战略上愈走愈近甚至深入合作。事实上,在此起彼伏的中美博弈中,美国通过各种直接的、间接的手段不断干涉甚至阻挠中国与欧盟进一步深化双方经贸与金融合作关系:比如,美国政府 2015 年上半年一直公开警告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盟友,要求它们不要加入由中国主导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尽管如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正式成立并开始运营,目前各方面进展顺利和运营正常;进入 2016 年以来,美国政府官员又公开发表声明,要求欧盟在 2016 年重新审议中国市场经济进程时不要承认或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以免“让中国低价倾销商品合法化”,等等。美国这些举措无疑会给起步较晚的中欧双向投资自由化与双向贸易自由化谈判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至少会推迟或延缓中欧双方达成相关协议;而与此相对,美国早已与欧盟开启并进行多次类似“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

三 结论与展望:推动中欧战略性经济合作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深化中欧经贸关系尽管存在不少有待克服的障碍与挑战,但完全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投资计划的成功对接,特别是通过中欧国际产业强强合作、中欧国际金融合作以及中欧双向投资与贸易自由化合作不断注入更多的新鲜血液和实质内容,以充分挖掘双方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潜力与领域。

事实上,作为资深的发达国家,欧盟拥有成熟的技术与品牌,而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拥有相对充裕的资金与巨大的市场,这无疑是欧盟与中国“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因此,不论是合作开发双方国内市场,还是共同拓展第三方市场,中欧双方合作潜力巨大,机会良多。

结合中欧双方经贸合作的实际情况,为使中欧合作更为顺利和富有成效,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以资参考:

第一,利用中国资本优势,与欧盟货币监管当局、职能部门以及金融机构开展广泛的国际金融合作,有选择性地参股或加入对深化中欧全面合作具有较大影响的国际金融机构,进而为深化中欧经贸合作铺平道路,并提供更为优质的金融服务。

第二,鉴于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1日以仅次于欧元的较大权重(10.92%)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应积极、稳妥地扩大人民币在中欧合作项目中使用,以降低中国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

第三,在中欧达成双向投资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协议之前,有必要选择欧盟重点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盟重要国家以及塞尔维亚、波兰等具有显著区位优势 of 的欧盟国家与重点行业领域(如基础设施、清洁能源、航空航天等)推进中欧国际产业产能合作,以点带面。

第四,在中欧国际产业强强合作过程中,应把工作重点优先放在最能产生“辐射效应”及经济效益的亚洲国家、中东欧国家等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上,特别是合作开发亚洲与欧盟内部第三方市场以及亚洲资源能源上。

第五,注重中欧双方高层次人文交流互动,加强双方决策智囊特别是经济政策研究机构的沟通互访,建立经常性的双方领导人、立法界高层互访,进一步提升双方的政治互信与战略互信。

(作者简介:龚秀国,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责任编辑:宋晓敏)